

十年一品

温如言

书海沧生 著



十年一品

温如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一品温如言 / 书海沧生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399 - 4552 - 1

I. ①十… II. ①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6896 号

---

- 书 名 十年一品温如言  
著 者 书海沧生  
出版统筹 黄小初 赵 钰  
选题策划 徐倩倩  
责任编辑 王娱瑶  
文字编辑 赵洪浩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封面设计 赵 玮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48×210 毫米 1/32  
字 数 41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552 - 1  
定 价 46.00 元(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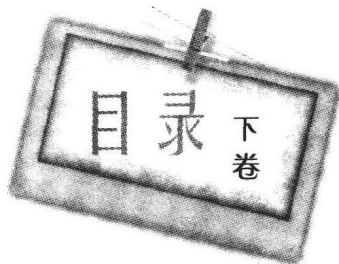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当一切开始的时候，将来的我们，把它冠作，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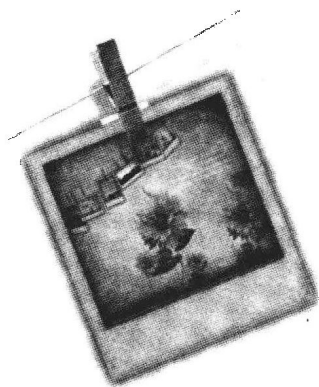
她说，我的过去与你们相同，从一个人再回归到一个人的宿命。只是，留下一个无法消除的牙印，噬在喉头，再深一寸，致命。

—— 书海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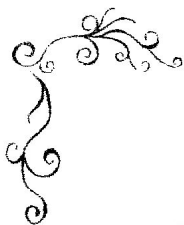
|            |         |    |
|------------|---------|----|
| Episode 38 | 何人何时在何方 | 1  |
| Episode 39 | 微笑容易过一天 | 9  |
| Episode 40 | 忽远忽近的洒脱 | 15 |
| Episode 41 | 我没有那种力量 | 23 |
| Episode 42 | 一树一花一菩提 | 32 |
| Episode 43 | 多么可惜不是你 | 42 |
| Episode 44 | 谁也未能牵谁手 | 51 |
| Episode 45 | 彼此幸福的机会 | 58 |
| Episode 46 | 当我发现一扇窗 | 66 |
| Episode 47 | 挽住时间不许走 | 74 |



|            |         |     |
|------------|---------|-----|
| Episode 48 | 何处暗香不残留 | 80  |
| Episode 49 | 许多想忘的回忆 | 88  |
| Episode 50 | 无可不忧无可忧 | 94  |
| Episode 51 | 始终不明白的爱 | 101 |
| Episode 52 | 交给世人的定义 | 112 |
| Episode 53 | 梦想真实是两边 | 118 |
| Episode 54 | 生如夏花开不败 | 128 |
| Episode 55 | 富贵未解其中味 | 136 |
| Episode 56 | 最后一味桃花劫 | 145 |
| Episode 57 | 云在山高月在明 | 153 |



十年一品温如言



|            |         |     |            |         |     |
|------------|---------|-----|------------|---------|-----|
| Episode 58 | 旧时光它是美人 | 161 | Episode 68 | 我一直都在左右 | 221 |
| Episode 59 | 最是人间留不住 | 165 | Episode 69 | 谁为谁不惧流年 | 227 |
| Episode 60 | 醉花荫前华阴味 | 176 | Episode 70 | 了却身旁天下事 | 232 |
| Episode 61 | 曾经沧海难为水 | 181 | Episode 71 | 过去吹散似尘埃 | 239 |
| Episode 62 | 除却巫山不是云 | 186 | Episode 72 | 心中一段未完成 | 245 |
| Episode 63 | 能看你幸福到老 | 190 | Episode 73 | 苦是甘糖甜是霜 | 256 |
| Episode 64 | 心里有座长生墓 | 196 | Episode 74 | 这年谁爱谁太多 | 261 |
| Episode 65 | 不想听说的谎言 | 201 | Episode 75 | 一切都突然安静 | 267 |
| Episode 66 | 已经忘了天多高 | 205 | Episode 76 | 那一天春暖花开 | 274 |
| Episode 67 | 一副棋盘江山定 | 215 | Episode 77 | 一个人两个人啊 | 281 |
|            |         |     | Episode 78 | 这是一段浪漫史 | 286 |
|            |         |     | Episode 79 | 十年一品温如言 | 294 |
|            |         |     | 番外         |         | 299 |
|            |         |     | 附录         |         |     |

## Episode 38 何人何时在何方

时光啊时光，我们，真的曾经在一起过吗？还是过往，可能只是讲出来的故事。

Z大医学院女生宿舍 208 寝室如同往常一样热闹。

“然后，凤凰出了国，乌鸦被嫌弃，踹下了枝头。”

“然后呢？”五双眼睛，在黑暗中齐刷刷地看着下铺。

“然后，没了。”软软的声音。

“切。”五个人又同时缩回脑袋。

“不愧是小六讲的故事，很好，很没意思。”某一人打哈欠。

“我还以为乌鸦会彻底抱住梧桐树，死也不被其他凤凰踹下去。三流剧本，三流导演，三流演员，除了美少年一坨尚可观，其他演员 pass。”某一人点评。

“介个，好感伤好感伤，乌鸦跟凤凰，好感伤的爱情哟。”某一人捧心。

“楼上的注意，下次别用方言，尤其是天津话装林黛玉。”某一人淡定。

“嘛！天津银儿，不让用天津话，介还让不让银活！”捧心的立刻捶床板，落了楼下淡定的某人一脸的灰。然后，楼下的开始爬楼，一阵打闹，咯吱咯吱，憋笑，床板快震塌。

对床上铺，打哈欠的幽幽开口：“我数一二三，你们两个再闹，连床带人，一齐扔出 208。”

对床下铺，点评的嘿嘿坏笑了：“我热烈拥护大姐。”

捧心的僵硬了，淡定的则轻咳：“六儿讲的故事还是不错滴，起码教育我们，跨越种族的爱，没有好下场。完毕，小五补充。”

靠近门口的那张床上铺，被称作小五的某人看了看床头的电子表，眼睛亮了：“别吵了，你们讨厌！DJ Yan 的 Sometime 开始了，你们要不要听？”

被称作大姐的那人往毛巾被里缩了缩，懒懒开口：“你姐一把年纪老咯

十年一品温如言



膊老腿的，早过了追星的年纪，不比你们小孩儿有时间有精力。”其他人也都打着哈欠翻了身，毫无兴趣。

小五切，郁卒地戴上耳机，却听到下铺轻轻扣床板的声音，转身，小六双手扒着楼板，歪着脑袋，笑呵呵地看着她：“五姐，我也想听。”

小五眉开眼笑：“哎哎，还是我们阿衡知道好歹，还是我们小六可爱，来来，快到五姐的怀抱中来。”

我们一起 Sometime。

B 城。

他到 Cutting Diamond 的时候，刚好是夜晚十一点。

B 市最有名的夜店，切割钻石。准确定位一下，就是只要花得起，就能获得一切快感的地方。金碧辉煌，璀璨靡丽。

他随手把车钥匙扔给了常见的侍应小周，右手提着的篮子晃动得很厉害。

小周笑，讨好：“您总算到了，刚刚几位公子都等急了，陆少让我下来接您。”

他点头，把右手中的篮子递给小周。小周接过，篮子中却忽然伸出一个小脑袋，毛茸茸的，像条毛巾。

“哟，好漂亮的狗，言少养的？”小周笑道。

他漫不经心，边走边叮嘱：“它这两天便秘，别喂肉。”

小狗哀怨，呜呜用小蹄子扒篮子，泪眼巴巴。

他转身，细长的食指轻轻挠了小狗的下颌，似笑非笑：“我不是你娘，这招对我没用。”

小周奉承：“这狗真有灵性真聪明。买时要花不少钱吧？”

“菜市场捡的，不要钱。”

小周脸僵了一下，随即笑开：“言少真爱开玩笑，这狗一看就名贵得很。”

言希平淡开口：“小周，你预备转 MB 了，是不是？”

小周脸上的笑挂不住了：“言少，小的长得丑，干不得那个。”

言希谈讽：“这么巧舌玲珑会哄客人开心，用不用我跟你们老板推荐一下？”小周噤声。



言希坐电梯到了七楼VIP区，刚推开门，就见偌大的房间，四个人坐  
四边，呼啦啦摸牌扔牌，于是黑线，扭头就走。

辛达夷探头：“哎哎，美人儿你走哪儿？”

孙鹏笑了，抬牌：“回来回来，没想让你打麻将。”

陈倦摸牌，扔出去一张：“言大少，丫学学打麻将，能死不能？”

陆流抬眼，也笑：“他认牌都认不全，怎么学？”

言希走过去，瞪着大眼睛：“我怎么不认牌了？”

陆流也随和，修长的指捏着雀形的方牌，敲了敲桌子：“这是什么？”

言希愣了愣，大骂：“靠，这不是……小鸟吗？陆流你他妈侮辱老子IQ！”

一桌四个笑喷了仨。

咳，孩子，虽然它长得像小鸟也确实是只小鸟，但它真的不叫小鸟叫  
一条。

孙鹏：“哈哈，言美人儿，快到哥哥这儿来，你真是忒可爱了，我  
教你。”

言希黑线：“你们继续，当我没来过。”抬脚，转身就要走。

陆流拽住了，摁到一旁椅子上，眉眼流转了星光：“至于嘛，兄弟间开  
个小玩笑。”

言希挥手：“行了行了，就你们几个，有话快说。我做节目快累死了，  
这会儿只想睡觉。”

辛达夷纳闷：“言希，你这么缺钱吗？哥几个，陆流都没你忙，一会儿  
电台DJ，一会儿T台走秀。”

言希挑眉：“钱多不烧手吧？”

Mary勾了唇：“倒不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你言大少，不是最烦人多的地  
儿吗？”

孙鹏双手摆成塔尖状，一张清俊的脸，笑起来带了三分邪气，暧昧看着  
他：“对了言希，前两天，从楚云家里走出的陌生俊俏男人是你吧？报纸上  
可是写着，身形疑似DJ Yan。”

言希不咸不淡地开口：“你们都太闲了，吃饱了撑的是不是？”

辛达夷挠头：“楚云，谁啊？”





陈倦拿葡萄扔他：“笨死你算了，连楚云都不知道。就那个王牌美女主播，网络普查，B市男人最想要得到的女人。”

辛达夷恍然：“哦，36D的那个，想起来了。”

陈倦直接拿麻将砸。

陆流抬眼，问言希：“没动真感情吧？”

言希冷笑：“老子就算动真感情也没什么吧！”

陆流淡笑，“本也没什么，只是记者再纠缠下去，怕是连你的身家都抖搂出来了。楚云是什么样的女人，你比我清楚。”

言希心烦，没开口。

陆流醒了新酒，倒入高脚杯，分给众人，又执起酒杯一一轻碰，唇角无笑，目光却含了三分笑意，到言希时，淡淡开口：“我干杯，你随意。”

言希挑眉，仰头咕咚，红色的液体顺着微红的唇流入喉，颈间白皙，映着鲜红，有些刺目。

陆流望着他，目光深邃了，古井微波，瞬间倾城。

一班班长李小胖和颜悦色：“温衡同学这次考试又退步了，真是可喜可贺，同志们鼓掌。”

哗哗，如潮的掌声。

“这孩子真牛掰，只一年，硬生生从年级第一滑到年级七十，非我医学院一般人所能及也。”

“啧啧，这速度，这效率，快赶上神三了。”

温衡默。

爸爸说：“阿衡，做个好医生吧。”

但是在没有经济来源，第一年勉强靠着奖学金活而今年又确凿没有奖学金的情况下，咳，当个好医生基本上不容乐观。

想得奖学金，就要好好学习，想要好好学习，就要有充裕的时间。但是害怕饿死，就要出卖时间，可是没了时间就代表学不好，学不好又想在人才比苍蝇还多的z大得奖学金，基本白日做梦。于是，恶性循环导致了今天的批斗。

小胖站讲台上，狞笑：“好了好了，这次班会到此结束，没考好的抱头唱国歌，考好的下次考不好再说。重点研究观察温衡同学，下次在卖场和

KFC 等地看到此人卖笑，拖回来群抽之。”

阿衡泪：“小胖你不能这个样子，你是不知道没饭吃没衣服穿的辛苦，我打工都是为了养活自己，班长！”

小胖揪孩子小辫：“把你老公卖了吧，顾学长值不少钱呢！”

阿衡淡定摇头：“不要，麦兜说，绝对不出卖自己的鸡，所以，我也不能出卖自己的人。”

门口有人笑着鼓掌。阿衡扭头，一群白大褂，大五的一帮老孔雀。所谓老孔雀，就是年过婚龄跟低龄学妹相处时还处处散发风骚气息的男人们。

“阿衡，这话我可得跟飞白好好学学，让他听听。”说话的是顾飞白的好友。

所谓顾飞白，则是她的未婚夫，她父亲联同顾家大家长钦定的。

大学开学之前，父亲特地回家，将病中的她带到 H 城相亲。虽然她高挑着眉装没看见，虽然顾飞白对她很是不耐烦，两人还是被父亲以及顾飞白的伯父敲定了婚事。

说起来，这个顾飞白，其实就是之前在部队探亲的小白同志。谁晓得两年不见，就长成了这副模样——打着 Z 大天才校草的名号，左手奖杯，右手手术刀，嘴里念着演讲稿，脚上，还不忘漠然地踩过一封封粉红情书。这实在让阿衡的脑容量 CPU 难以瞬间接受。

两个人感情一般，比起天天闹分手的好一些，比着天天在宿舍楼前抱着啃的差一些，算是老实本分的类型。但是由于顾飞白无时无刻不是一张没表情的脸，所以，两人的相处模式在外人看来，难免有女方过于主动的嫌疑。

一人拍脑门：“噢，对了阿衡，飞白今天在实验室跟进张教授，大概晚上十点才能结束，他让我跟你说一声，晚上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

阿衡呵呵笑：“好，知道了。”

她晚上七点打工，其实也不怎么有时间见顾飞白，只是两个人习惯了一起吃晚饭，不见时总要和对方说一声，算是恋人间的一种默契。

阿衡是在一家普通的面包店打工，装潢普通，味道普通，一个小时七块五。从夜间七点到十点，能挣二十二块五，大概，维持三天饿不死的程度。

阿衡看着店里零星入座的客人，闲得想拿苍蝇拍拍蚊子。

店长是个中年阿姨，孩子考上了大学，在家闲着没事儿就开起了饼店。



因为阿衡和她家孩子年纪相仿，所以多有照顾。

阿衡说：“阿姨我们改革吧，把店面扩充一倍，装上十个八个保温柜，然后请一级饼师，做很多好吃的面包，挣很多钱。然后阿姨你每小时多发我两块钱。”

阿姨羡慕：“年轻孩子，能做梦，真好。”

阿衡汗。

快下班的时候有小情侣投诉，说慕司蛋糕不新鲜，颜色看着不正。

其实呢，这个情况基本是不可能存在的。饼屋只有一个孤单单的保温柜，但是最近又坏了，所以基本上每天做的慕司蛋糕不超过二十块，卖完则罢，卖不完的都进阿衡肚里了。新鲜不新鲜，她最清楚。

阿衡奉命去勘察情况，盯着蛋糕看了半天，颜色是挺别扭，淡黄色的蛋糕多出杯盖大小的猩红色。

看了小情侣一眼，她呵呵笑：“小姐，您看，是不是您口红的颜色？”

人小姐不乐意了，拍桌子：“我用的是欧莱雅的唇彩，名牌，绝对不掉色！”

那先生讽刺：“算了，跟她讲什么欧莱雅，穿成这样，知道欧莱雅是什么吗？”

阿衡低头，减价时买的白T恤牛仔裤，还有饼屋阿姨专门做的工作围裙，回头，笑：“阿姨，他说你做的衣服不好看。”

本来阿姨矜持优雅，不稀得和一般人一般见识，但她最恨别人说她女红厨艺不好，此二人占全两项，焉能不怒火大炙，一阵骂街荤话，把小情侣骂得抱头鼠窜。

然后，其他客人也顺道被吓跑了。

阿姨一甩卷发，豪气万千：“小温，老娘今天骂得舒服，关门回家。”

阿衡看表，九点半，提前半个小时，欢天喜地。

在学校门口的烧卖店买了一笼牛肉的和一笼油糖的，然后送到实验室。顾飞白每次看到这个烧卖店总要从店头盯到店尾，再冷冷不屑地来一句：“不卫生。”

其实，阿衡想说，他如果不是想吃，完全不必这么麻烦的。

顾飞白的工作大致上已经结束了，看到散着热气的烧卖，又是一句“不卫生”，执著地用高傲冷淡的眼睛盯着袋子看了半天。

阿衡笑。

“吃吧。我问过老板了，馅儿是今天下午才做好的，应该没问题。”阿衡把袋子递给他，然后看了一眼手表，微笑着，“宿舍快熄灯了，我先回去，你也早点回家。”

转身，却被顾飞白拉住了衣角。

“稍等。”顾飞白难得主动，从白大褂口袋中掏出一把糖果，“伸手。”

阿衡乖乖伸出手。

“今天张教授家得了一个小孙女，发的喜糖，我酒精过敏，你拿走吧。”顾飞白淡淡解释，把糖放进她的手心，唇角有了难得的笑意。

阿衡定睛，是酒芯糖。她脸有些红，小声开了口：“我会吃完的。”

郑重地，温柔地。

Z大医学院大二，每周三上午一般是医学原理，四节连上。任课的是院里要求最严格的李教授，虽然是位女性，但医学水平之高，足以让全院上下恭恭敬敬地喊一句先生。她瞧上眼的学生不多，大多数成了医学上数得着的精英医师。还有一个没毕业的，就是Z大公认的天才顾飞白。因着顾飞白便存了提拔阿衡的意思，对她要求很严格。

偏偏阿衡是那种适合天生天养的人，揠苗助长反倒压力过大。

课堂临时提问，阿衡又没有答出来。李先生却没有斥责，只是把她喊到办公室，微微感叹：“飞白常常对我说，你年纪再轻些的时候。对药理熟读到连他都想一较上下的地步。可是，你今日种种表现却让我觉得，伤仲永并不只是戏话，难道女孩子幼时聪慧长大竟然只能成为死鱼明珠吗？”

阿衡嘴角微涩，却硬生生笑了出来，眼睛明亮亮的：“先生，我尿急，想上厕所。”

“算了，你去吧，以后课堂上，我不会为难你了。”李先生一声长叹，脸色难看，挥挥手让她离去。

阿衡胸中憋闷，藏着什么，见人却笑得愈加温柔。

回到寝室，她默默从床下拖出一个皮箱，然后，走到卫生间，锁门，坐



在马桶上，一呆半天。

出来时，继续笑眯眯。

寝室二姐挑剔，看着她的皮箱，皮里阳秋开了口：“里面到底藏了什么，遮遮掩掩，都一年多了。”

小三也爱热闹：“就是，小六，到底是嘛，让姐姐们瞧瞧。”

阿衡微笑：“我第一次打工换来的东西。”

不喜说话的小四也从书中抬起头，颇有兴味：“什么？”

阿衡蹲下身子，又把皮箱放了回去，淡淡开口：“没什么，一张车票，一套衣服，和，一块木雕。”

小五在床上晃着腿：“这组合奇怪。车票，衣服，木雕，完全不是你这种古板思维能发散出来的嘛。”

大姐无影笑：“阿衡第一次打工做了什么？”

阿衡把背靠在冰凉的墙上，眉眼轻轻笑开：“你们知道有些灵堂吧，孝子贤孙哭不出来，就会请一些人披上孝衣掉眼泪，哭一个小时五十，可贵了。”

“有那么多眼泪吗？”她们好奇。

阿衡说：“所以，哭恶心了，这辈子大概只剩下笑了。”

她跪在别人父亲的灵前，哭得撕心裂肺，抬棺槨的时候，还死活抱着不准人抬，那家儿子孙子都讪讪拉她：“过了，喂，过了。”

她松手，十个手指，甲缝间都是鲜红的东西。眼睛肿成一条缝，隐约看着像红漆。

买车票的时候，售票员接过钱，吓了一跳：“你这孩子，杀人啦？”

她茫然，蹭蹭手指，才发现满是血印。然后，抱着她唯一的皮箱，看着满眼熙攘的人群，卑微到发抖的语气：“阿姨，给我一张车票，求你。”她说。

真的只能是最后一次求人。因为，已经失去了那个叫做尊严的东西，别无了选择。于是，谁还记得有没有一个那样好看的少年，有没有妄图走进他的心中。

那场风花雪月，终归没触及生命的底线罢了。

还以为，是命运让我们摩挲彼此的掌纹。可是，现实证明，不是我们掌纹太浅，那么，应该是，命运不够强大吧。

那一天，阳光呛人，火车站，比起三年前，早已面目全非。

她匆匆逃离。

## Episode 39 微笑容易过一天

言希戴着耳麦，淡粉色的T恤，手指轻轻指了指耳朵，玻璃门外监听室里心领神会，稍稍调高了声音。

“DJ Yan，你还在听吗？”耳机传来怯懦悲伤的女声。

“李小姐，我在听。”言希平静开口，“你说你高考三次失败，父母对你失望透顶，而你本人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想要跳楼，是吗？”

“对。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说，DJ Yan 似乎一切都顺心，在电视上曾经看过你的访谈，年轻，俊美，才思敏捷，恐怕不会了解我的痛苦。高考只是导火索而已，更加让我不安的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透明，看着四周，总有一种错觉，全世界都看不到我，我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活着已经悲伤到无法言喻，连勇气都荡然无存了吗？”言希轻轻问她。

“是。”那女子颤抖着开口。

“那就跳下去吧。”少年垂头，平淡开口。

旁边的导播急了，直跳脚，一直对着言希打手势。

言希抬头，把指放在唇间，微微笑了，示意他安静。

电话另一侧，那女子凄然开口：“连DJ Yan 也认为我这样的人是蠢种，渣滓，社会的负累，是吗？”

“走或者留，活着或者死亡，都只是你选择的一种方式，我无权干涉。”

少年声调平缓，却在行字间带了冷漠：“或许，从高层跳下，你才能感觉到自己对全世界的恨意得到昭彰，才能使灵魂得到救赎。你的父亲母亲才应该是世界上最应当遭到谴责的人，他们生下了你，却不能在你高考失败之后一如既往无私地爱着你，只是想着怎样逼死你，然后年纪老迈膝下凄凉心中才舒服，是不是？”

对方声音忽然变得尖锐：“你凭什么说他们爱我！你凭什么说我死了他们会晚景凄凉！他们看着我的眼神，让我觉得我根本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宁愿自己从楼上摔下，活不得死不去，让他们后悔一辈子！”





言希笑了：“对，然后他们会继续养你一辈子。”

那女子愣了，许久，哽咽了：“你凭什么这么说，到底凭什么？”

言希平淡开口：“凭你觉得全世界看不到你。”

“为什么？”

“如果，不是曾经在他们那里得到巨大的爱，如果不曾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又怎么会在遭到挫折后如此伤心。”

“可是，没有用的，他们不会再相信我，不会再爱我。”那女子手掌撑着面孔，低声哭泣。

“林小姐，你觉得，一直爱着你如此艰难吗？”言希轻轻揉着眉心，低笑，“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们？或者，觉得这爱太过艰辛，实在无法忍受，那不如选择一个无懈可击的契机，重新开始。”

那女子终究，号啕大哭，雨过天晴。她说：“DJ Yan，我想要好好继续爱我的爸爸妈妈，我想要继续。”

言希愣了，继而微笑，锐利的眼温柔起来。

他说：“你很勇敢，很了不起。”

节目终于结束，言希抱着杯子狂喝水，抬眼，却看到窗外有人轻轻扣着他面前的玻璃。

是陆流。

他笑了：“言希，你真能忽悠人。爱不爱的，你又懂多少。”

言希摊手：“我倒是想劝着她体验一把跳楼的滋味。让她下辈子都不敢再提这两个字，关键电台不干，它扣我工资，这事儿就麻烦了。”

陆流穿着淡蓝色的休闲装，少了平常的练达早慧，面容倒是呈现出少年的清爽干净。

他说：“走，言希，我请你吃饭。昨天和客户谈生意，到一家法国餐厅，那家排骨味道不错。”

言希说：“你等我。”

然后飞速窜到隔壁办公室，夸着幕后工作人员，唾沫乱飞：“哎，姐姐，姐姐你今天可漂亮了，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小灰没有烦你吧，它可坏了，要是欺负你了我帮你拍它哈。”一帮OL被哄得眉开眼笑：“没有没有，小灰真的好乖没有烦我们。”把狗篮子递给他，又附带了几包酱肉干。



陆流笑：“言希你真行，把办公室当成你家混，狗也专门找了美女保姆，放家里不行吗，我记得你对狗毛过敏，什么时候爱狗了？”

言希说：“我在塑造爱狗的新好男人形象，这狗只是个道具，你没看出来？”

小灰委屈，呜咽。言希大眼睛瞪着它，小毛巾又缩回了篮子。

吃饭的时候，言希狼吞虎咽沾了一嘴酱汁，看得陆流频笑：“言希，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个模样，我走了四年也没见你改。”

言希吐出骨头扔给小灰。皮笑肉不笑：“陆流，这个排骨实在不怎么样，你的品位真的下降不少。”

陆流垂头浅咬了一口，肉香在舌尖化开，于是笑了：“言希，并没有什么不妥。”

言希挑眉：“酱味太浓，肉太生，薄荷叶串了味，盘子太小。”

陆流淡淡扫他一眼：“是你平时吃的排骨太廉价。”

208 寝室长于无影半夜迷糊着跑厕所，却看到墙角一隅的台灯还亮着。

阿衡，伏在板砖一样厚的医理书上，微闭眼睛，口中念念有词。

无影笑了，蹑手蹑脚走过去，只听到软软糯糯的声音：“唾液淀粉酶，淀粉，麦芽糖，腮腺，颌下腺，舌下腺，咽喉，食道，胃，小肠，大肠，残渣，粪便。”

她轻轻捂住阿衡的眼，阿衡吸吸鼻子，闻出了无影的气息，微笑，轻轻搂住她，声音很轻很轻：“姐，从楼上摔下来，没有风声，没有自由，也没有美感，只有粪便失控，脑浆迸裂。”

无影笑阿衡：“背书背傻了吧你。”

阿衡说：“今天 DJ Yan 劝阻了一个想要跳楼的女孩，我只是想说，DJ Yan 如果知道医理，肯定不用说这么多废话，你不知道，他舌头都快打结了。”

无影无语：“你能不能别跟小五混，天天抱着收音机死守。当人粉丝，加人 fan club 的，盲目脑残到极端。没看出那个男人已经想出名快想疯了，整天访谈走秀的，恨不得每天在全世界面前晃三晃。”

阿衡点头：“大姐你总结得太精辟了，他简直不放过任何暴露自己的机会。上次卫生巾广告，就月月舒，我经常用的那个，一晃而过路人甲看着